

2024中外城市交响乐团长沙峰会举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

长沙晚报10月31日讯(全媒体记者 肖舞 通讯员 李佳蔚 向靓)10月31日,2024中外城市交响乐团长沙峰会在长沙开幕。这场交响乐界的秋日“湘”约已连续举办五届。正值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成立30周年,基金会年会也同步在长沙举办。两场行业盛会合一,与会乐团数量再创历史新高。

长沙峰会“朋友圈”持续扩大

六年来,中外城市交响乐团长沙峰会影响力逐步扩大、稳步提升,越来越多的交响乐团欢聚长沙,共襄乐事。继去年与会乐团数量突破20家后,今年数字直奔“30+”而去。中国交响乐团、北京交响乐团、深圳交响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、中国广播交响乐团、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、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、上海歌剧院、厦门爱乐乐团等30多家乐团负责人来湘参会,其中不少是首次赴约的新面孔。还有部分国外交响乐团以视频方式参与活动。

长沙峰会的朋友圈持续扩大的同时,今年乐团类型也在不断拓展。既有来自一线城市的深圳交响乐团,也有来自内蒙古、江西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云南等中西部地区的乐团;既有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老牌国有文艺院团——上海爱乐乐团,也有才成立不久的新兴民营乐团——北京爱乐汇交响乐团;既有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——昆明聂耳交响乐团,也有在市场化浪潮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性质院团——长影集团乐团演出有限责任公司。今年更首次迎来了广播、电影、芭蕾舞、歌剧等不同艺术特色的交响乐团,为长沙峰会注入了新鲜力量,开拓了话语视野。

今年正值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成立30周年,长沙峰会将举办以“打造乐团新IP”“塑造国际文化品牌”为主题的座谈会等相关庆祝活动。1994年,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的成立,催生了我国交响乐事业的新一轮发展高潮。近几年,以长沙交响乐团为代表的城市交响乐团迅速崛起,被视为我国交响乐发展的一大趋势。



2024湘江国际音乐艺术季开幕演出——“故乡情”辉煌的交响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奏响。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阳 摄(资料图片)

长交奏响时代华章

“乐团因城市得名,城市因乐团增辉。”今年4月,省市共建长沙交响乐团第二期合作协议成功签约,开启了长沙交响乐团下一个五年的光辉征程。

说起乐团成绩,长沙交响乐团党总支书记、董事长(团长)、艺术总监王智如数家珍: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首次在长沙设立分会场,2月长沙交响乐团荣登春晚,用青春之歌奏响不夜星城的朝气蓬勃之声,成为乐团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;4月奔赴井冈山,奏响“万里江山火样红”;7月上演与长沙博物馆联手、委约谭盾创作的《长沙古镜》,让古老文物

“活”起来,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;9月重启海外演出步伐,首度赴塞尔维亚、黑山演出,“一带一路”传湘音,奏响时代华章;携手上海爱乐乐团,在橘子洲头奏响“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”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大型交响音乐会,发扬“演出进景区”的优良传统,助推文旅融合发展,以人文底蕴托举湖南文旅长红……此外,长沙交响乐团还在音乐季名片打造、文化惠民演出、艺术英才招募、高雅艺术宣传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,收获了满满成果。

这一连串的珍贵回忆,无疑是湖南三张文化名片的生动体现。交

响乐不仅能将不同乐器巧妙地组织起来,也能将湖南悠久的历史、厚重的革命文化、活跃的现代文化有机地融会贯通,奏响时代华章。

王智表示:“当前中国交响乐事业步入发展快车道,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,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心存敬畏。乐团的发展就如登高,唯有笃行不怠,久久为功,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往上走,才能驰而不息、行稳致远,真正做到奏响时代旋律、勇攀文艺高峰。”



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长沙开战 953名高校剑客论剑星城

长沙晚报10月31日讯(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)全国选手,遇“剑”长沙。10月30日,第28届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开幕式在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。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953名选手报名参加了本次比赛,以剑会友,论剑星城。

本次比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,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击剑分会执行,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承办。本次比赛10月28日开赛,将持续至11月4日,按中国剑协的相关规定,设立了花剑、重剑、佩剑三个剑种的个人赛男女组别与团体赛,选手按水平分为甲、乙、丙等组。包括澳门在内的20多个省份(直辖市、特别行政区)的95所高校派出了953名选手参赛,参赛人数创办赛历史新高。

省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活动收官

长沙晚报10月31日讯(全媒体记者 赵紫名)10月29日至30日,2024年湖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活动分别在长郡双语雨花中学、长沙市百熙实验中学开展。在两天的测试中,2000余名学生大展身手,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得到全面评估。

参加达标测试活动的大多为12至16岁的青少年,测试项目涵盖30秒跳绳、跑步、立定跳远、坐位体前屈、绕杆跑等项目。不同强度和具有针对性的测试项目,对参与测试学生的速度、耐力、灵敏、力量和柔韧等进行全面检测。在现场,学生们认真地完成每一项测试,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评判,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同时,工作人员还耐心地为学生们讲解每个项目的测试目的和意义,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锻炼提高身体素质。

2024年湖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活动主要以师生为目标人群,进驻学校进行测试,共设5站,分别走进湖南电子科技大学、湖南师大附中特立学校、长沙市一中马王堆中学、长郡双语雨花中学、长沙市百熙实验中学,每站持续2天。随着30日这两站测试活动的结束,2024年湖南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试活动也圆满收官,全部活动共有5000余人参与。

乡村也有文联了

吴丽珊

2024年1月12日,花明楼文联成立,我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参加了成立大会。兴奋,是因为我的孩童时代,乡村文盲居多,从小学三年级开始,我就得经常帮乡亲们读信写信。仅半个世纪,乡村就有了自己的文联,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为家乡这可喜的变化而骄傲。好奇,是因为我想看看,乡村文联长什么样,由什么人组成,到底有多“文”。

成立大会周到,圆满,可见组织者的用心和能力。文联主席厚哥,发言激情洋溢,文采斐然。一打听,他是省作协会员,毛泽东文学院学员,也是一位立足本土的乡村敬老院院长。会上,还进行了文艺表演,所有节目都由各村组选送,舞蹈、三句半、花鼓戏、民乐演奏,形式多样,精彩纷呈,兼具地方特色,又充满现代气息。几位主持人大方得体,气场十足,语言精练,风趣优美。我以为起聘请的专业主持,没想到,也是本土乡亲,他们或是婚礼主持,或是特型演员,或是民宿老板。我震惊,现代乡亲的素养竟这么高!时代的发展,让乡亲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,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意识不断加强,时代又适时给予机会,于是,文化种子,便在乡村的沃野,生机勃勃地生长。

文联活动很多,小年夜的百姓春晚,严寒中的除冰行动,清明节向少奇同志铜像敬献花篮,八一节慰问参战老兵,每个时间段,都有相应活动。为青少年学生组织的“守望花开”系列活动,更是深受师生喜爱、社会好评。和民警一起进校园,宣传抵制霸凌;将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编成花鼓小调,让学生在兴趣盎然学唱花鼓戏中,不知不觉牢记于心;暑假来临的《防溺水》宣传剧,现场演出和网上发布同时进行,较好守护了孩子们暑期安全。

助农,是文联的重头戏。清新雅致的花鼓小调,在种植养殖户的现场演唱,小视频发到网上,自然吸引眼球,很好地为种植养殖户做了宣传推介。扶弱,文联也义不容辞,中秋节的义卖,资助了贫困的留守儿童;大型募捐,挽回了重病退伍军人的生命。

文联,还是在外游子心灵的栖息地,思乡之情在这里得到释放,回报家乡的愿望,在这里找到了实现的途径。

挥锄种庄稼,提笔著华章。文联的“花明楼文苑”平台,既是佳作展示台,也是初学者成长的沃土。在文联创作热潮感染下,有人白天在工地搬砖,晚上在电脑前码字,几经努力,终诞生了处女作。也许文字还有些粗糙,文章还有些稚嫩,但质朴的情感,沾满泥土气息的语言,却感人至深。

即将出版的22万字的《厚重花明楼》,就是一部文联会员的作品集,表现了现阶段花明楼文联的水平和文气。这部作品,既追寻花明楼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,又讴歌在时代浪潮下,现阶段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创造才能。

乡村,同样卧虎藏龙。成立了15年现已并入文联的花明楼诗社,成员作品,常见于各级报纸杂志和平台。我家隔壁村,有个规模不小的“古韵艺术馆”,藏品颇丰,藏主很雅,经常邀来书画名家,举办文化沙龙。无论是藏品,还是沙龙,都对乡亲们开放,让乡亲们受到高雅艺术熏陶。响当当的个体戏曲艺术团,更是文联诸多活动的主力军,演技精湛,演出精彩,群众喜闻乐见。我的朋友陶总是儒商,又是一位官方认定的民间文史研究员,研究民国以来家乡有影响的人物。他从不道听途说,总是实地考察,走访知情人,得来的资料,常被市档案馆收藏,文章发表在省市地方志研究刊物上。



石亮 摄

壮志凌云

易博奇

踏入长沙中联重科起重机械园区,远远地你就会被眼前4000吨级全地面起重机的吸引,站在高耸入云的装备前,抬头仰望,会惊叹于它的雄伟与高大。它是一头“长颈鹿”般的钢铁结合体,矗立在一望无际的天空中。

很难想象,作为一种兼有汽车起重机和越野起重机的特点的高性能产品,它既能像汽车起重机一样快速转移、长距离行驶,又可满足在狭小和崎岖不平或泥泞场地上作业的要求。这是中联重科继打造2000吨、2400吨世界级明星产品后,再一次突破自我创造的新纪录。

“世界纪录”的背后,是“中国名片”中联重科强大的科研实力,也是“星城筑梦”的鲜活案例。无独有偶,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.64米的超大直径盾构机10月31日就在长沙下线,将应用于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——海太长江隧道施工,这是我国迄今自主研发的最大直径盾构机。

长沙制造总是给人惊喜。从C919的起落架和机轮刹车,到海底采矿车蛟龙500等国之重器,长沙科技硬实力足以“上天入地赶海”。

“长沙制造”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,从白手起家到星光灿烂,二十多年来,一个又一个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技术在星城孕育成长。1992年,中联重科创建;1994年,三一重工创建;1999年,山河智能创建;2010年工程机械制造业成为长沙第一个千亿元产业;2016年,国科微成功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固态硬盘主控

芯片,传输速度达到每秒500兆,打破该类芯片国外垄断。长沙一步一个脚印,突破自己,成就自己。

作为“工程机械之都”,长沙目前已培育出多家“全球工程机械50强”企业,是全国第一、世界第三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地,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已拥有20多家国家级、100多家省级创新平台,成为首批入选并通过验收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。2023年,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走出南门,东南亚分展现场签约1.33亿元东南亚订单,工程机械湘军开启全球“刷脸”之旅。从产业链到产业集群,长沙制造业一路高歌。

长沙不仅接纳每一个“不被定义”的青年才俊,更可以让“理想人生”变得触手可及。从吸引人才到人才培养,长沙充分挖掘科技人才要素。数据显示,中联重科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,集聚各类研发人员超万名,近三年研发投入超110亿元。长沙连续两年被评为“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潜力城市”,“人才吸引力指数”跃居全国第十、中部第一。只要你敢想,山水洲城就有广阔的舞台让你起舞;只要你敢干,你的理想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开出硕果。

“九万里风鹏正举。”长沙不断开创科技制造的先锋,长沙有雄心、有魄力,让“长沙制造”展现于世界的聚光灯下,让“长沙造”顶天立地,熠熠生光。



扫码登录
“iChangsha”



图片来源于:“iChangsha”长沙数字化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

带孩子遇见丁文江

吴弘毅

上二年级的孩子要我帮他找一些资料,说是想参加学校的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,还“自作主张”准备讲丁文江的故事。我问他原因,孩子答:“丁文江是我自己在岳麓山上遇到的科学家啊。”我还来不及回应,他又说:“爸爸你不记得了吗?我们第一次遇见丁文江墓的那条小路是我发现的,他墓碑上的字也是我自己认出来的……”

其实,我怎么会不记得呢?孩子小时候运动能力不是很好,我从他4岁半开始,利用周末带他爬岳麓山。从最开始走大门、大路,到后来探索各种小路、野路,3年多来父子俩坚持爬山85次了。我把每一次的运动轨迹、途中趣事、孩子照片都留存下来呢。

孩子说到的是2022年2月第19次爬山。进南门,经峰回路转亭,到响鼓岭后,我们发现了一条隐秘的小路,好奇的孩子便拉着我要去“探险”。从柏油路下了石阶路,又转上原始土路,愈行愈觉僻静。拐过几个弯,突然就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墓园,入口是四柱三门的石牌坊,正中有一座半球形墓冢,冢前立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花岗岩墓碑。当时5岁半的孩子用小手摸着汉白玉的碑面,竟自己认出了横书的七个字——丁文江先生之墓。

我那时开心地一把抱起孩子亲了亲,又领他在墓碑前鞠躬。看到墓旁有长沙市人民政府立的文物保护单位,就带他读上面的介绍:“丁文江(1887—1936),字在君,江苏泰兴人,著名地质学家。早年在日本、美国留学,1911年回国,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、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等职,为我国地矿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”

“你那天给了我好多惊喜啊!”我翻出照片给孩子看,“回家路上他还在问我什么是什么地质学,什么是留学?”丁文江为什么要留学?那是你第一次对一位科学家好奇。这些事当爸爸的肯定记得啊!”

晚饭时,陪孩子一起搜索资料,重温丁文江的故事,我不禁感叹孩子“碰巧”选择了丁文江来宣讲科学家精神,还真是切题。我们所说的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,从天文学开始,而中国的现代科学由一批学习了西方科学的中国人发展起来的,从地质学开始,而丁文江正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。丁文江1911年取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文凭后回国,1913年在北京创办地质调查所,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机关,他1923年作为科学派主将参与主导影响深远的“科玄论战”,科学理性思想得到宣传推广,1928年出版《徐霞客游记》,成为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徐霞客的第一人,1929年主持建立新生代研究室,5个月研究室发现了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,被称为中国科学界摘取的第一块金牌,1934年编辑出版《中华民国新地图》,是中国第一套根据实测资料绘制的现代地图,14年后毛泽东在西柏坡的



办公室仍在使用。在旧中国打开封闭国门迎接科学春风的历史进程中,崇尚理性、勇于任事又务实笃行的丁文江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,被称为20世纪中国科学、文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。

而这位了不起的江苏人、北大的教授丁文江,却跟长沙有特别的缘分。1935年,48岁的丁文江从北京来到湖南,带着两个目的,一个是勘探煤矿一个是为准备南迁的清华大学选择新校址。结果他在衡阳的宾馆入住时发生煤气中毒,救治时按压过度又伤及内脏,后来转到长沙湘雅医院,抢救无效与世长辞。按照他的遗嘱“葬于所故之区域”,选择在岳麓山安葬,而这里恰好位于他为清华大学物色新校址时到过的左家坳附近。

丁文江重视野外地质调查,一生力倡“登山必到峰顶,移动必须步行”“近路不走走远路,平路不走走山路”,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的荒山野岭。他去世后葬在了岳麓山行人罕至的后山,又被我和孩子登山时“不走平路走山路”遇见,这个缘分真是奇妙。

我把这些资料整理打印出来给孩子。孩子埋头看着,突然发问:“爸爸,你能帮我查下格拉斯哥大学在哪里吗?”我告诉他:“在英国。丁文江先是在日本留学,之后来到英国,考取了剑桥大学,因学费高昂退学,又考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。”

“但是你拍的照片,那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照片,写的是丁文江在日本、美国留学,是不是搞错了?”孩子不依不饶。我赶忙翻查资料,结果无论是胡适所作丁文江的传记,还是丁的后辈所写的回忆录,都清楚记载着丁文江确实是在日本、英国留学。

看来孩子还真发现了一个错误。好奇、坚持、求真,这其实就是科学家精神啊。

“你看得仔细,说得也有道理!”我鼓励孩子,“你可以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写信,告诉他们丁文江墓的文物保护单位写错了。我明天就给你寄出去!”